

垮掉一代的精神探索 与《在路上》的意义

肖明翰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沙 410081;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发生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垮掉派运动挑战由冷战狂热与清教传统共同创造的高压社会和主流文化。垮掉一代在本质上是叛逆者和探索者。这场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压抑人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和探寻新的信仰、探寻如何在现代世界维护和发展人性所做的精神探索。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最全面地表现了垮掉一代的生活方式和最深刻地探索他们不懈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揭示了他们身上的弱点,可以说是垮掉派运动发展的“启示录”。

关键词:垮掉一代;精神探索;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1-0064-06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叛逆者们的历史,但真正创造历史的叛逆者绝非仅仅是反叛,更不是为反叛而反叛。他们的叛逆本身就是开拓,他们是探索者和创造者,他们在探索新的道路,创造新的生活。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哲学、宗教、政治、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上的革命,而且也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行为举止乃至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革。1940 年代后期出现在美国的垮掉一代在本质上也是叛逆的一代。

垮掉派们活动的时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二战胜利后,由于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冷战思维的作祟,美国不仅在世界各地与苏联一争高下,而且在国内加紧思想钳制,美国历史进入了自 17 世纪末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迫害“巫人”以来最黑暗的时代。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年代里,在冷战狂热和清教传统共同创造的高压之下,垮掉一代毫不畏惧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美国城乡,以其特有的方式挑战、冲击和解构着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垮掉

派运动是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所经历的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的先驱和重要组成。然而,垮掉一代虽然具有反叛的性格,甚至还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和令许多人难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是一味反对任何价值观念。同历史上所有具有创建性的叛逆者们一样,垮掉一代的诗人和作家们不仅继承了叛逆的传统,而且继承了东西方文明中一些最优秀的遗产。正因为如此,垮掉一代所进行的艰苦探索才那样具有特别的意义。

美国民族历来就有崇尚思想自由的传统。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先贤们的继承者,是超验主义和惠特曼的优秀传统的传人。美国的民主精神和自由思想孕育了他们,因此他们难以忍受这样的高压社会。当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传统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之时,正是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苦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垮掉派作家们是美

收稿日期:2009-10-10

作者简介:肖明翰(1951—),男,四川自贡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化之人,他们的反叛,他们的极端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内心苦痛的表现。但垮掉一代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并没有真正沉溺于酗酒吸毒性放纵,更没有自虐性地欣赏自身的苦痛,他们的极端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对背叛美国民主精神的主流社会的蔑视和抗议。这批离经叛道的青年人感到社会迫害和思想钳制是对他们人性的摧残,是对他们个性的扼杀,因此他们拒绝妥协,拒绝服从。正如爱默生所说,谁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谁就必须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nonconformist)。垮掉派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对主流社会说“不”的叛逆运动。垮掉派从思想到行为,从穿着到艺术,从精神到生活方式都是叛逆者。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真正价值就主要在于它对压抑人性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在于它为开辟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新阶段所起到的先驱作用,在于它为加强普通美国民众的社会意识和道德理念所做出的可贵努力,特别是在于它为在传统价值观念崩溃后的现代世界里探寻如何维护和发展人性所做的精神探索。

垮掉派作家和诗人们是战士,也是时代的歌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家,而像垮掉派这样首开风气的文学家,自然更是时代的产物。米勒在他为有“垮掉派之王”之称的凯鲁亚克的小说《地下人》所写的《序言》中说,一个诗人或天才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而那正是因为他是那样彻底地属于他的时代^[1]。如果一般的文学家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协助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垮掉派作家们就更是如此。面对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垮掉一代拍案而起。凯鲁亚克在他那部影响广泛的小说《在路上》里,通过描写杜鲁门第二次就任总统的仪式嘲笑和谴责了美国的冷战狂热和麦卡锡主义。他说,就任仪式动用了“大量杀人机器,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摆满了 B-29 轰炸机、鱼雷快艇、大炮,以及各种各样满是杀机的战争武器”^[2]¹³⁵。如果说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是用来争霸世界的话,那么被凯鲁亚克称之为“维多利亚警察”的统治机器则被用来对付美国人民。他说:“美国警察对美国人民发动了一场心理战”,“这是一支维多利亚警察;他们从发霉的窗户向外窥视,什么事都探听,如果罪行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就会炮制出罪行”^[2]¹³⁶。

Beat Generation 这个名称是凯鲁亚克在 1948 年所取。随着垮掉派运动的发展,Beat 意义不断丰

富,从打垮、厌倦、筋疲力尽、不屈不挠、到灵魂的赤裸和精神上的极乐、至福,达几十种之多,因此越来越难以界定。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试图为这个术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都难以令人满意。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向往,一种对本真的追求,是对垮掉一代的青年们矛盾而复杂的精神状况的概括。其词义的变迁和不断丰富正好反映出一代青年人在寻求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所进行的痛苦而值得赞扬的探索的曲折历程。凯鲁亚克在《垮掉一代之来源》一文中解释了这个称谓的意义及其各种“来源”,从他祖先的独立性到印度圣哲和中国道教徒的深邃与执着,实际上都是垮掉一代的精神追求的深层含义。其中最生动、最意味深长的说法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别人都畏缩在厨房里,他祖父却挥舞着煤油灯冲到外面,对闪电疯狂挑战。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垮掉一代在精神上从未“垮掉”。他们蔑视强权,无所畏惧,体现了异乎寻常的生命冲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不可抑制的生命意志是垮掉一代反叛与追求的根本。

然而,他们虽然具有叛逆性格,实际上他们大都本性温和。凯鲁亚克曾说,他“从来与任何暴力、仇恨和残忍无关”^[3]³⁶⁶。他们反叛是为了忠实于自我,他们抗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本性。他们所反对的是各种压制他们的个性、摧残他们的人性的现存社会力量和世俗观念。同时,他们一直在执着地追求新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被认为是垮掉派哲学家的霍尔默斯曾说,垮掉派的反叛中“表达出来的是对价值观念的渴望,而不是对它的仇恨”。他进一步指出,“垮掉一代中即使是最粗俗和最虚无的成员”,“也几乎无例外地关心着信仰问题”^[4]³⁷⁵。因此,正如他们的先辈叛逆者们一样,垮掉一代的反叛本身也是对新信仰的追求。所以,他们的放荡行为应该放到垮掉派运动中,放到垮掉派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语境里去解读。实际上,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能指符号,它真正的意义往往并不在其自身,而应该在它所属的符号系统中去理解。垮掉一代那些惊世骇俗的行为是他们这些受压抑的“白色黑人”,这些“不可触摸者”,这些社会的边缘人物对主流社会的拒绝,同时也是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美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他们为了把自己从各种反人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直接获得生命体验的极端方式,是他们

以人最基本的存在为基础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信仰、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探索。在美国文学史上,除梭罗外,还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探索直接化作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类历史上的转型期往往最能暴露社会和文化中最深刻的矛盾,而转型期的文学往往也最能触及到社会和人性里最本质的问题,为人们认识和思考社会的本质、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给与启示。这正是垮掉一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它们以其特殊的方式迫使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和在世俗观念的束缚下早已忘掉了历代先贤们追寻的精神价值的人们正视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和珍惜甚至进行那种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追求。

最全面地表现垮掉一代的生活方式、最深刻地探索他们的反叛与追求的文学作品也许要算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这部作品完成于1951年,但屡遭各出版社拒绝,最后几经周折,迟至1957年才得以面世。然而小说一出版,立即大获成功,产生了广泛影响,仅一年之后就被誉为垮掉派之《圣经》^①。作者凯鲁亚克同金斯伯格、巴勒斯等人最初于194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开了垮掉派运动之先河。他一生创作甚丰,主要以长篇小说为主,在很大程度上以他个人的经历为基础,并在其中直接表现他的真实经历、感受和思想,表现他和他的垮掉派同伴们的探索与追求。因此,评论家们往往把他的作品看作是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在创作中,凯鲁亚克深受浪漫派,特别是惠特曼和美国南方作家沃尔夫这样一些热情奔放、蔑视教条、崇尚思想自由和表现自由的诗人和作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叶芝在下意识或催眠状态下写作的启发。他不仅反对各种文学规范和写作要求,甚至反对选材、修改或预先设计意象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所有预先设计和事后修改都会限制或歪曲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他认为作家只应该“跟随自由联想”,最真实地记录下在写作“那一刻”涌现的思想、情感、意象和事件。作家甚至不应该有意识地去刻意写什么,而应该,“如果可能的话,在一种半醒状态下‘下意识’地写作”,这样才不会受到意识的妨碍^{[5]531-532}。他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自发性写作”,这影响了许多垮掉派作家的创作。金斯伯格告诉人们,《嚎叫》的创作也受到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的影响,诗的第二部分就是他服用毒品后在迷幻中写出的。垮掉派作家们的创作理念同他们的叛

逆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在路上》的创作本身就是自发性写作的典范。从创作时间看,这部小说应该说是垮掉派的第一部杰作。这部小说,同其他垮掉派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一样,明显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了惠特曼诗歌传统,突出地表现出“自发性写作”的性质和特点,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文学艺术观上,垮掉派作家和诗人们挑战和反对新批评对艺术形式的刻意强调,但他们的创作却非常突出地体现了新批评关于优秀文学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的理论。《在路上》从内容、手法到写作的过程都体现了垮掉派追求本真的宗旨。

《在路上》的情节发展以主人公萨尔和迪恩之间的交往为主线,除第五部分只是简单提到之外,每一部分都以一次穿越美洲大陆的旅行或流浪为中心事件。从这可以看出,《在路上》其实属于流浪汉文学传统。高速公路的发达和汽车的普及为现代流浪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并且以极快的节奏和疯狂取代了他们的前辈的悠闲与伤感。流浪汉小说的性质和情节也因此有了很大改变。但尽管如此,现代流浪汉小说在根本上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它的反传统性。流浪汉小说,从《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到《在路上》,都具有反传统、反主流文化和反现存秩序的性质。不仅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情节,就连人物的流动性和边缘性从本质上讲也意味着对现存秩序和主流文化的挑战乃至否定。《在路上》里的主要人物是以凯鲁亚克自己和垮掉一代的几个代表人物为原型塑造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垮掉派作家都包括在内。作者曾指出,迪恩、布尔和卡罗分别是尼尔·卡萨迪、威廉·巴勒斯和艾伦·金斯伯格,而主人公和第一人称叙述者萨尔·帕拉迪斯则是他自己。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部一般的垮掉派作品,而且是一部关于垮掉派的垮掉派小说,或者说是关于凯鲁亚克和他的垮掉派朋友们在精神探索的路上不懈追求的小说。实际上,凯鲁亚克最初的确曾打算将《在路上》直接命名为《垮掉一代》;然而,作者最终将小说取名为《在路上》,这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意义。对于凯鲁亚克和他的人物而言,“路”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是人生之路,求真之路,也是精神成长之路。所以,“在路上”象征着垮掉一代永无止境的追寻。《在路上》里的每一次旅程,甚至凯鲁亚克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说是

一次不断深入的精神探索。

同实际生活中的垮掉一代一样,《在路上》里的这些人物也是一些蔑视政治权威、世俗观念、传统道德和法规法纪的离经叛道的青年人。在麦卡锡时代高压而沉闷的社会里,这些青年人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压抑和束缚,总在寻求摆脱。他们在美洲辽阔的大陆上疯狂地开着快车无休止地往返奔波,就因为他们在寻求本能的释放、自我的表达和精神的自由。他们吸毒、放纵性行为、沉浸于爵士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寻求灵魂解放的极端表现;而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则是他们摆脱束缚的象征性行为。不过,《在路上》并非仅仅在反映这些青年人如何挑战主流文化,如何发泄对它的不满并竭力摆脱其束缚。也就是说,它并不仅仅是在否定,更重要的是,它还致力于表现这些青年人在痛苦地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信仰。凯鲁亚克的最深刻之处,也许还不在于他在作品中表现了垮掉一代极端的生活体验,他们的反叛与追求,以及他们的彷徨与痛苦,而更在于他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由迪恩所体现的那种垮掉一代运动本身的思考。正是这种思考最好地表现了凯鲁亚克和垮掉派作家们在精神上的不断追求和对自身的永无止境地超越。

在很大程度上,《在路上》所表现的正是萨尔对迪恩的超越。迪恩和萨尔分别代表了垮掉一代的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了垮掉一代那种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和无畏的生命力释放,而后者则更体现着垮掉派们的精神追求。前者将后者引上了“路”,而他最终却被寻求精神拯救的萨尔所超越。迪恩和萨尔之间关系的变化象征着垮掉一代的精神追求和对自身超越的轨迹。在凯鲁亚克看来,垮掉一代那种离经叛道的生活并非目的,而是他们探索的开始和探索的方式。因此他说,他那些人物是在“疯狂的生活、疯狂的交谈、疯狂地想获得拯救”^{[2]8}。迪恩可以说是路的儿子。他出生在路上,他的生活也大多在路上度过。他漂泊不定,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但他对生活充满幻想,充满渴望,浑身洋溢着“新的美国圣徒身上那种无穷的活力”^{[2]39}。他怀有强烈的求知欲,从尼采、禅宗、道教到写作都深感兴趣。然而二战后美国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使他难以忍受,因此他旺盛的生命力和不肯安静的本性使他同主流社会对立。他一方面贪婪地学习,同时又酗酒、吸毒、走马灯般地换女人。他尽情地追求享乐,什么也不

放在心上,生活对他好像是一首奔放的爵士乐。小说指出,“他就是垮掉——是垮掉精神的根与灵”^{[2]195}。这种生活对于萨尔这样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压抑、为异化感所折磨的青年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所以当迪恩在1947年闯入萨尔的生活时,马上就把他引上了路。在随后几年里,他们经常一道在路上往返奔波,体验各种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边缘人的生活方式。但随着他们交往的加深和萨尔的成熟,迪恩和他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对萨尔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迪恩的问题在于,他只是停留在否定的阶段上。他曾有过追求,即使在少年教养院里,他还写信向人请教各种哲学和知识方面的问题,他那“在路上”的生活也曾是他的追求的努力和表现。然而他逐渐把那种生活变成了目的,完全沉浸在感官享受之中。他的天真、他的向往、他的追求最后都被他的纵情享乐所淹没。萨尔逐渐在迪恩身上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堕落。因此,他对迪恩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向往、热爱、失望到幻灭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识的加深,萨尔的失望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一次观看他和他的垮掉派朋友们的照片时,他想到了子孙后代将如何看待他们:“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真实生活、真实夜晚里的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和恣意放荡,见鬼去吧,这毫无意义的噩梦般的路。所有这一切从里到外都是无终无始的空虚。”^{[2]254}

迪恩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同时也为这种生活方式所腐蚀,逐渐失去了精神上的追求。其实严格地说,迪恩并没有执着的高尚追求,即使是涉猎尼采和禅宗,也主要是出于对知识的好奇,或者说像对待爵士乐和女人一样,是为了生命的体验。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高尚的追求,都必然会堕落。迪恩没有高尚的追求,是因为他在本质上既自私又没有责任心。小说中许多人都说过,迪恩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他对女人、家庭、朋友都是如此。他不只一次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为了享乐而丢下女人或朋友。在墨西哥,他竟然抛下重病中的萨尔独自开车离去。所以,他最终将被他人、被生活所抛弃。

凯鲁亚克在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现代人道主义认为,责任心是人的本质,是人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是建立正常、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责任心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迪恩缺

乏责任心,自然不可能有对他人真正的尊重,也不可能与他人建立起真诚的关系。而任何高尚的信仰和精神上的追求归根结底都必然是以对人的尊重和人与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纵情声色的迪恩的堕落自然不可避免,而他最终被朋友们所抛弃也就不难理解。萨尔透过迪恩充沛的精力、燃烧的激情、满头的汗水和口似悬河的谈吐看到的是一片空虚。小说暴露迪恩身上的问题表现出作者对垮掉派运动的反思,对其中一些不良倾向的批评和他自身的深刻剖析,同时也是为了艺术地反衬萨尔对迪恩的超越和突出萨尔的精神探索。其实小说的故事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真正的主人公萨尔“很久”以后的回忆,而他在小说一开头就意味深长地指出,那个在精神上和知识上有所追求的迪恩是过去的迪恩,并说:“这一切都过去很久了,那时的迪恩不是今天的样子。”^{[2]4}所以,小说一开头就已经暗含了对迪恩和由他所代表的生活的否定。迪恩的形象正是从叙述者萨尔的眼中折射出来的。严格地说,迪恩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平板形人物,他的形象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萨尔自己的变化与成长。许多评论家认为迪恩是小说的主人公,其实萨尔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在路上》主要是关于他如何逐渐超越迪恩和迪恩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如何在精神探索的路上追寻与成长。如凯鲁亚克自己所指出的,萨尔是以他本人为原型塑造的,而且也是一位作家。作为一个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萨尔在二战后那种社会的高压下和在异化感的折磨中也从未放弃过精神上的探索。关于精神探索的作品往往都很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这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美文学,特别是中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一个极为突出的传统。致力于表现垮掉一代的精神探索的《在路上》自然也是如此,就连萨尔的姓名也具有象征意义。他的姓帕拉迪斯的英文是 Paradise,即伊甸园,而他的名萨尔的英文是 Sal,则是 Salvation(灵魂拯救)的缩写。作者显然是想暗示,萨尔追求的不是迪恩那种感官享受,而是人性的复归和精神的升华,是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精神自由的伊甸园。

在路上,萨尔同迪恩以及其他垮掉派人物一样,也过着癫狂的生活。但路上的癫狂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寻求把灵魂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获得精神再生的方式。如同在小说《去吧,摩西》中,福克纳

笔下的艾克净化现代文明对他的“污染”去朝拜自然之神大熊老本以获得与大自然交融的超验体验,在《所罗门之歌》里,莫里森笔下的奶娃抛弃一切,回到那个不仅不知道人与人之间居然还有肤色的差异而且也不知道人和动物之间还可能有仇恨的遥远的过去以获得精神自由一样,萨尔在路上也逐渐把他的灵魂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进行他的精神探索。他在路上的净化过程象征性地回应着逃离埃及的犹太人渡过红海以及由此而逐渐演化出的基督教洗礼仪式,这也反映出天主教对凯鲁亚克的深刻影响。犹太人因为渡过红海而能最终进入应许地,基督教徒因洗礼而能回到上帝的身边,而灵魂的自由与净化正是萨尔获得精神再生的必由之路。像历代真正的探索者一样,他也遭到无数挫折和经历各种身心痛苦。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些挫折和痛苦不仅是他精神探索的代价,而且也是他精神成长的条件。正是在挫折与痛苦的经历中,他在精神上逐渐成熟起来。萨尔的追求象征性地表现在他对心目中理想的女人的寻求上。他多次说,他在寻找一位他能与之结婚的女人,一个他能“将灵魂托付给她”的女人^{[2]116}。这就是说,他在寻找他失去了的“夏娃”,在寻求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关系。他从未放弃这种努力。虽然他同天真的墨西哥女孩特丽之间短暂的伊甸园般的爱情和生活很快就被现实所毁灭,而且他同迪恩一道经过多年的奔波,在“路的尽头”最终找到的“不是伊甸园”,而是“一座妓院”,“一个色情梦”^{[2]290-291}。但在小说的最后,在他与劳拉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他成功的迹象。经过几年的寻找,他终于在劳拉身上看到了他“一直在寻找而且找了很久”的“纯洁、温柔、可爱”^{[2]306}。但他能在劳拉身上发现他的理想,倒并不是因为劳拉有多么特别,而是因为他自己在探索的路上经过多年的失败和痛苦,已经在精神上开始成熟起来,因而才能发现、认识和珍惜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尽管他的探索或许还没有获得最终成功,但小说预示了他成功的可能。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探寻永远不会有最后的成功,那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但只有在这条路上不懈地探寻,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这正是《在路上》最重要的意义。凯鲁亚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几乎在垮掉派运动刚兴起之时,就抓住了它的本质,也预见到了它的弱点和危险。他曾说:“垮掉一代在本质上是宗教的一代。”^②也就是说,这

个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精神上的探索,而非生活上的放纵。以极端的方式进行探索尽管最有吸引力,但正因为如此,手段可能成为目的,精神上的探索可能被感官上的放纵和享乐所取代并最终被葬送。后来,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垮掉一代和嬉皮士中许多

人或加入反战和民权运动的斗争,或积极投身环保的行列,或在精神和文学艺术领域不断探索进取,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在声色中颓废堕落,毁掉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在路上》可以说是垮掉派运动后来发展的“启示录”。

作者谨按:本文为纪念好友文楚安先生而作。文先生生前为介绍和研究美国垮掉派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1958年的西格尼(Signet Book)版《在路上》的封面上印着“这是‘垮掉一代’的圣经”。

②转引自Holmes, John C. “The Philosophy of the Beat Generation”[C]//Donaldson, ed. *On the Road: Text and Critic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第369页。

参考文献:

[1]Miller, Henry. “Preface” to *The Subterraneans*, by Jack Kerouac.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8.

[2]Kerouac, Jack. *On the Road*[C]//Donaldson, ed. *On the Road: Text and Critic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1-310.

[3]Kerouac, Jack. “The Origins of the Beat Generation”[C]//Donaldson, ed. *On the Road: Text and Critic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357-367.

[4]Holmes, John C. “The Philosophy of the Beat Generation”[C]//Donaldson, ed. *On the Road: Text and Critic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368-379.

[5]Kerouac, Jack. “Essentials of Spontaneous Prose”[C]//Donaldson, ed. *On the Road: Text and Critic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531-533.

The Spiritual Quest of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On the Road*

XIAO Ming-han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Beat movement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challenges the highly repressive society and mainstream culture co-produced by Cold War hysteria and Puritan tradition. The Beats are by nature rebels and explorers.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this movement lies in its rebellion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at represses humanity, in its exploration of new beliefs, and in the Beats' efforts to defend and develop humanity in the modern world. Kerouac's novel *On the Road* most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life of the Beats and most profoundly explores their spiritual ques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veals their weaknesses. Therefore, this novel is in a sense a “Revelation” of the Beat movement.

Key words: Beat Generation; spiritual quest; 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责任编辑:张思武]